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ERIES

国际政治理论的 社会学转向：

建构主义研究

袁正清★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ERIES



国际政治理论的 社会学转向：

建构主义研究

袁正清★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研究/袁正清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ISBN 7-208-05818-0

I. 国... II. 袁... III. 建构主义-研究 IV.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4027 号

责任编辑 范蔚文

封面装帧 傅惟本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

建构主义研究

袁正清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5 插页 5 字数 273,000

2005年9月第1版 2005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208-05818-0/D·1005

定价 25.00 元

丛书总序

走向世纪之交的国际社会，以其前所未有的成就，期盼着、静候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

人类从未有过如此辉煌的业绩，也从未面临过如此艰难的选择。

当下之时，人们刚刚庆幸于和平地实现了国际格局的大转换，却又忧心忡忡于帝国崩溃之后的动荡与纷乱；旧有观念系统被冲击后的迷惘与困惑，以及未被摧毁的武力所带来的疑虑与恐惧。人们在欢呼史无前例的繁荣进步之余，还不得不为已经显露、或尚被隐匿的种种不测之虞所困扰：国际交往迅速增加之后所伴生的失控；政治经济体制变迁的同时引发的失却平衡；科技昌盛之后所出现的自然与社会生态破坏；尤其是新一轮大国竞争所酝酿的国际社会的重大变化。凡此种种，无不对这个因循沿袭和重新构建中的国际政治秩序提出巨大的挑战。

恰恰是这种变动与期盼、困境与挑战，渴望着——一门能够对当前国际变化指点迷津的成熟的知识门类应运而生。在这种背景之下，作为专门研究国家间交往规则与方式、国际

结构要素与机制及其变化规律与逻辑的国际政治学科,不仅无由推却自己的历史责任,而且必须以自身所持有的知识工具,为新世纪的降临催产。

传统的国际政治学科曾有丰厚的积累。这一知识领域对世界体系、国家主权、民族观念、冲突合作、地缘政治,以及交往机制与结构性问题有着诸多理论思考与详尽的实证记载。问题在于,当今的国际变迁已经大大超出这一传统知识门类所能容纳的范围。

当今,人们已远远不满足于对国际事务简单的、或者哪怕是详尽的记录式描述,而往往要求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从描述方式向理论分析方式的转化,已经是客观的国际现实的耳提面命。人们也往往不满足于仅仅或从政治,或从经济,或从军事的单一学科的国际现象分析,国际事务本身早已经跨出了学科的阈域。所以,从单一学科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心理、历史乃至包括各门自然科学在内的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已经是学科本身的逻辑发展所使然。恐怕,一个更为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人们还往往不满足于从国际政治与国内问题相互隔裂的眼光来看问题,一个高度一体化的世界,已经把各国国内的变迁与国际交往与世界性事务紧密相连。因此,从国际与国内相互关联的角度来审视当今世界发展的水平,潮流的变迁,甚至于世风的转换,无论对于学科建设,还是对于战略选择与政策判断来说,都是一个格外重要,也格外需要重视的方面。

在海外,面对新世纪的国际政治学者们已经向世人交出了他们的答卷。近年来,蜚声欧美的保罗·肯尼迪、布热津斯基、塞缪尔·亨廷顿,包括基辛格等,已经写出了多部长篇巨著,直面国际巨变,预言天下走势。虽然,这样的一类著述

不会也不可能给出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但是,国外同行世纪末的冲刺,无论如何给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信号: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界将如何回答既是来自客观研究对象的、也是来自同行同代人的挑战?

所幸者,国际问题学术研究领域已经不大可能再是欧美国家的一言堂了。生存与发展、一体化的挑战以及出于对全人类命运的共同关切,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学者,一步一个脚印地营建着自身独特的国际政治知识结构。

当然,要达到这一目标远不容易。中国国际问题学者首当其冲的任务,恐怕是要寻找和形成国际政治专门领域的研究语言与研究规模,并克服模棱两可、大而化之表述的障碍。因为主观臆测、缺乏实证基础的做法,曾经给我们的国际研究与重大问题的判断带来干扰与破坏。

与此同时,构筑国际政治领域独特的概念与范畴体系,也是需学者们皓首穷经,冥思苦寻方能实现的境界。对于一个思辨逻辑传统相对薄弱的民族,这无异是一场脱胎换骨的观念革命。事情恰恰在于,一个没有独特范畴与概念体系的专业门类,就没有权利去担当反映和影响国际政治现实的“理论”角色。

从客观上说,与工业发达国家早期现代化阶段的国际环境相比,当初,西方列强是在一个积贫积弱的环境中以坚船利炮和先进的科技文明开拓新边疆的;而今,当发展中国家起而奋争时,举目四望,国际环境中却早已是强手林立。这样的国际环境反差,也决定了两种国情与国际背景下的国际政治研究将会在研究的主题、方法、素材等许多方面大相径庭。这也是中国国际政治学者必得对当今国际问题作出自己回答的无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所在。

出于上述考虑,本丛书立意于回应国际社会走向新世纪进程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并出于构建中国背景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的长远考虑,延请国内一流的国际政治学者,采用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推出一批高质量的国际政治学术著作,以飨海内外的同行与读者。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编委会

1995. 5

目 录

1	丛书总序
1	导论 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
2	第一节 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 学转向
12	第二节 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结 构安排
19	第一章 建构主义导入国际政治
19	第一节 社会学视野中的建构 主义
30	第二节 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 学:概念、发展与分类
49	第二章 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 的崛起
49	第一节 冷战的终结与国际关 系理论的反思
55	第二节 主流理论与反思主义 的对话

79	第三章 奥努夫、克拉托齐威尔、温特与建构主义
79	第一节 奥努夫与建构主义
87	第二节 克拉托齐威尔与建构主义
93	第三节 温特与建构主义
107	第四章 规范、认同与国际政治
108	第一节 规范与国家行为
128	第二节 认同与国际政治
157	第五章 传统概念的解读(一)
157	第一节 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理论的行动者-结构之争
180	第二节 无政府状态的建构主义审视
203	第六章 传统概念的解读(二)
203	第一节 建构主义与国家利益分析
219	第二节 从安全困境到安全共同体
245	第七章 人权、欧洲一体化与建构主义分析
245	第一节 人权与建构主义分析
257	第二节 欧洲一体化与建构主义
281	第八章 争论、贡献与前瞻
281	第一节 建构主义内外的争论

298	第二节 建构主义的评价和 前瞻
325	结语 建构主义在中国:进展与启示
326	第一节 建构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335	第二节 建构主义对中国国际 关系研究的启示
348	参考文献
366	索引
383	后记

导论

国际政治理论的 社会学转向

如果把 1919 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讲席看成是国际关系学科产生的标志,那么到现在这门学科差不多走过了近 90 个春秋。在这近 90 年的发展历程中,国际关系理论经历了多次大辩论。^①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发生的一场深刻变革,则开启了国际政治理论“社会学转向”(sociological turn)的进程。这种转向与以往国际关系理论的行为主义或科学转向(scientific turn)不同。科学转向主要是方法论上的革命,社会学转向则是重新思考国际关系学科的基础,即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本体论或者说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对于一门学科来说,本体论是其成立的前提,不同的本体论会导致不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正如温特所言:“不仅仅是国际关系学,所有解释性理论都无法避开这一点:‘没有任何科学能够比该学科含蓄设定为自身先决条件的无意识形而上假定更为可靠。’”^②以前的国际关系理论对

本体论的理解主要限于国际关系到底是由什么质料构成:是国家、个人、集团还是阶级,而现在对本体论的理解更多地追问这些类型的意义,即这些具体的实在后面所隐藏的意义。虽然它们客观存在,但它们的存在方式和外在的自然现象并不一样。它们不是物质事实,而是社会事实。这种对本体论的质疑开启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之路。建构主义的兴起是国际政治理论社会学转向的标志。^③

第一节 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

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概念主要是针对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语境来说的,因为以往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最主要特色在于它的物质本体论和科学方法。而在欧洲,国际关系学中的社会学思想和方法有很深的传统,并且构成了欧洲国际关系理论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区别。直到20世纪末,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界才把文化与认同纳入到国际关系学科中来。^④这样,“转向”一词背后就具有了非常浓厚的美国中心色彩,自然这种概括也会产生忽视其他地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嫌疑。不过,虽然国际关系学者对国际关系的美国中心提出了种种质疑和批评。但从目前来看,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心依然在美国这一现实并没有改变。因此,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出现的理论变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趋势。^⑤

国际政治理论社会学转向主要体现在探讨的对象和研究的方法论上

1. 在本体论上,国际关系学科探讨的对象从物质事实

(物质实在)转向社会事实(社会实在)。本体论问题是指,是存在一个客观的外在世界,还是说这种实在是人们主观的创造。极端的客观主义立场完全是自然主义的,认为国际关系的社会世界基本上是一个事物,与自然界没有什么区别。极端的主观主义立场完全是观念主义的,认为国际关系的社会世界基本上是人们共享的观念,它是由语言和概念建构而成的。在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中,国际政治领域被理解为一种物质实在,这种物质实在独立并外在于人类的活动,因此,它们的行为方式客观地存在在那里(out there),等着我们去发现。国际关系学(IR)就是对它进行一种客观的事实陈述,所以主流理论把国际关系理解为物理力量之间的简单行为反应,我们可以像寻求自然界的规律一样对这种行为方式加以把握和认识。

与主流理论的物质本体论不同,建构主义的本体论是社会本体论,这种社会本体论认为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并不是独立于我们的物质事实,而是我们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一种社会事实或社会类别。社会世界是一种主体间性的(intersubjective)和集体意义的世界。主体间性的意义并不是个体信念的集合或简单相加,而是作为集体知识或共同知识存在的,而且这种集体知识为所有具备从事社会实践资格的个体共同拥有。集体知识能够超越个体的生命而延续下来,它嵌入在(embedded)社会图式(social routines)和实践之中。“物质资源只有通过它们嵌入其中的共同知识结构,才对人类的行动具有意义。”^⑥

主体间性的实在类似于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所说的世界3(World 3)和约翰·瑟尔(John Searle)所指的制度事实。波普尔把整个世界(宇宙)分为世界1、世界2和世

界3。世界1是一种物理客体或物理状态的世界;世界2是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或许包括行为意向的世界;世界3是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世界3虽然是人类心智活动的产物,是人活动的结果,但是它一旦创造出来,就具有客观实在性,成为外在于我们的对象,并以世界1,即物理世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客观实在就能产生真实的意图之内和意图之外的后果。

约翰·瑟尔认为,真实的世界由两类客观的事实构成,即物质事实(brute facts)和制度事实(institutional facts)。物质事实的世界是物理学和生物学探讨的问题。它可以独立于人类制度而存在,虽然我们可以借助于语言来陈述这样的事实,例如,太阳距地球9300万英里这样的陈述就是借助语言来对物质事实的描述,但这种语言仅仅是对物质事实的陈述,物质事实本身独立于语言而存在,事实就是事实,不管你阐述还是不阐述。科学的语言和进步在于对这些事实给予详尽的描述,并找出事实之间的某种规律。而制度事实的世界则是社会和文化问题。制度事实只能存在于人类制度之中,它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例如婚姻、财产权、主权、议会、律师、人权等。制度事实的世界依赖于人的意识和语言。制度事实的存在需要特定的制度。人类的语言就是这样的特定制度。制度事实不能由物质事实的语言加以解释。^⑦以钱为例,某一金属和一张纸之所以是钱,是因为我们赋予它某种功能或属性,如果我们不相信它是钱时,它就不再是钱。但它还是金属和纸张。钱(事实)的存在取决于主体间性所共享的意义。关于这些事实的陈述是不可能还原为关于物理的或心理性质的陈述。^⑧也就是说,我们说这张纸是钱的时候,或者用语言对它描述时,它是不能转换成对纸张本身性

质的描述。

制度事实的世界和物质事实的世界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可以拿一场橄榄球比赛为例。如果只以物质事实的语言解释，我们所得到的数据就是有多少人在推拉，以及画的各种线条等等。“但是不论我们的观察者收集了多少这类数据，也不论他们从数据中得出多少归纳性的概括。他们仍然没有描述什么是美式足球。他们的描述中所缺少的是这样一些概念，如底线得分、越位、决胜分、暂停等等，因此，缺少的恰恰是使用这些概念对一场足球比赛所作的真实陈述……物质事实的描述能够根据制度事实来解释。构成性规则是制度事实的基础。”^⑧制度事实只存在于构成规则的体系之中。社会事实通过话语和理解把集体知识赋予物质实在。由于社会事实常常被物化，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外在于个体之物来对待，因而在分析时经常作为既定的东西来处理。

社会事实是通过人类建构而存在的。瑟尔认为要了解社会事实就要区分两类规则：构成性规则和规定性规则。^⑨“规定性规则调节一种先前存在的活动，这种活动的存在在逻辑上独立于规则的存在。规定性规则一般具有“按 X 做 (Do X)”或如果 Y 则按 X 做 (If Y do X) 的形式。例如靠右行驶就是一个规定性规则，它规定了如何驾车。但是驾车可以存在于规则之前。

构成性规则不只是规定了，而且还创造了某种活动的可能性。这种活动在逻辑上是依赖于规则的存在而存在。在构成性规则的集合中，一般具有“将 X 定为 Y (X counts as Y) 或将 X 在环境 C 中定义为 Y”的形式。例如，橄榄球的规则不仅仅规定了橄榄球比赛而且它创造了这种运动的可能

性,并对这种运动加以规定。橄榄球运动是由符合于这些规则的行为构成的。离开了这些规则,橄榄球运动就不存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以国家主权平等为构成规则,如果这种规则不存在,则这种体系就不复存在。所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rstein)曾经说:“只有已经知道可以拿一个东西做什么事,才能有意义地问它的名称。”^①

建构主义认为社会世界,其中包括国际关系并不是既定的,而是主体间性的领域,是一种社会事实。它是人们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建构而成的,人们可以理解这个世界所包含的意义。

如果仅仅把国际关系理解为一种与物理世界一样的东西,或者说是卡尔·波普尔所说的世界 1 和约翰·瑟尔所指的物质事实。这种理解是有问题的。因为物质力量本身的意义是行动者的实践或主体间性的理解所赋予的,这种集体知识被赋予物质世界两次:第一次是行动者用这种知识对物质事实进行社会建构,第二次是社会科学家用它来解释社会实在的建构。因而,国际政治理论应该是对社会实在建构的解释。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物质本体论看不到行动者的反思和实践力量,因而把国际体系的结构看成为脱离于行动者的外在之物,完全操控行动者的行为,所以主流理论只注意国际关系的因果规律。而一旦把国际关系当作一种社会实在来理解,那么,国际关系中的行动者就是一种具有意图和目的的行为体,他们在互动过程中建立起主体间性的理解和共享的结构,这种结构并不脱离行动者,而恰恰由行动者不断地再现和生产出来。行动者和结构之间是一种相互构成的关系。国际体系的结构实际上是主体间性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约束或使动行动者,而且还定义行为体的社会实在。

在国际关系中,卡尔·多伊奇(Karl W. Deutsch)的安全共同体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与主体间性的概念类似。

正是本体论上的差异使建构主义对主流理论的核心概念如无政府状态、权力和利益进行社会学的透视。在建构主义的眼中,无政府状态是国家建构的,它并不是国际体系的构成特征。权力不仅意味着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的资源,而且还是决定共享意义的权威。这种权威建构了国家的身份和利益。所以,在社会实在的建构过程中,权力的意义在于创立和控制游戏的规则,而游戏规则的建立又与知识联系在一起,因而在一定的意义上,知识也是一种权力。这也是国际组织的力量所在。与此相关,国家利益不仅仅是一群人的集体利益,也不是单个统治者的利益,国际上所共享的规范和价值也塑造了国家利益。在这里,建构主义和理性主义发生了分歧。建构主义质疑理性主义的本体论。建构主义对本体论的回答是:你们在实质内容上是正确的,只不过你的本体论错了。^⑩

2. 在方法论上,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从个体主义转向整体主义,更具体地说,从经济学的方法转向社会学的方法。个体主义方法论将社会秩序解释为个体协商和选择的结果。个体主义理论宣称或暗示,特定环境中个体行动者的理解和行动,产生社会结构和模式化的行动。个体的选择、协商、理解和举止是秩序的最终源泉。因而,行动者可以在任何时候改变既定的结构和模式。方法论个体主义简单地说是从个体出发,以行动者为取向来理解整体,整体不过是个体行为的结果,对整体的理解来自于对个体的剖析,整体只不过是个体的放大。分析还原的方法就是个体主义的基本路径。